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選舉

請勲戚不拜南省官疏一首

請吏部各擇寮屬疏一首

論選舉疏一首

諫濫官疏一首

諫賣官鬻爵宰相子弟居要職疏一首

請勲戚不拜南省官疏

已見六百二十三卷作論左右丞頌得其人表

劉洎

顏以燭下

唐書前篇並作顏亦燭下

矯正浮競

前書作趨競

請吏部各擇寮屬疏

高宗

魏玄同

臣聞制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為國者必求賢以蒞官匠之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其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

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訟獄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  
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材者取人之道  
有所未盡也臣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  
都一作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  
選英賢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  
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  
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

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

才案

或作索

簿書而察行命官之弊其來自久蓋君子重

因循而憚改作其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

然之議如今選司所存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

道所宜遷革實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寸之量所及者

蓋短豆區

舊唐書本傳無此二字

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

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

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

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此居此任  
時有非人豈直愧彼清通昧於甄察亦將竭其庸妄糝  
彼棼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贓私一啟以及萬端至乃  
為人擇官為身擇吏顧親踈而下筆看勢要以措情悠  
悠風塵叱馬奔競擾擾宦遊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  
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  
一面其寮屬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且魏人應運  
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逮乎齊宋以

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瓦解各在一方  
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饑饉既德業之不  
逮或時事以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貞觀與今  
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惟日不暇給亦乃人物尚  
稀天祚大聖亨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為有  
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流輩一作流歲以千計群司列位  
無復新官一作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  
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澠混雜玉石難分用捨

去留得失相半撫即事之為弊知及後之滋甚一作夫

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一作觀盖一作豈一作

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

周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

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

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

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

詔事當時分任於群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



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命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衆一作

當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芄芄之棫樸裴子

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正言之尚矣居家觀其孝友鄉

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愛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

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

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

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昇於一作

于朝三公叅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試者

衆一士之進所課也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

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

其弊而况於一作于當今乎又夫從政蒞官不可以無學

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

以政入學今貴遊子弟例早取官或齟一作齟齬齟一作齟齟之年已

腰銀艾或童非之歲已襲朱紫宣文崇賢之流一作生羽

林期門一作千牛筆脚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

資望自高夫家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

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  
舉上賢以崇其德簡不肖以黜其惡少則受業長則出  
仕並由德進必以才異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  
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勲官  
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  
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為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  
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肉梁衣輕裘然則當衰  
弊乏賢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

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楚荆也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財禮亦當爾選人幸多  
允宜簡練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  
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  
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  
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尹既舉不仁咸遠  
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鑿豈知人今欲務  
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

舉主行能而責貢

一作舉

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

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叢爾猶能若斯  
况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長久之策為無  
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須望魏晉之遺風留意  
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持者得迴聖慮時採芻言  
畧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有差  
失

論選舉疏

武后

薛

登

天受中

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賢為忠

舊唐書文粹並作士

是以子

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

政於王猛及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材昭王

賜

唐書文粹並作錫

輅馬以止讒水固戮樊世

唐諱

以除諧處猜

嫌而益信行毀謗

唐書文粹並作問毀

而無疑此由識之至而察

之深也

唐書作之委之而察之深也文粹作此此由識由點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

至若宰

我見遇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

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

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

周任十亂則

唐書文粹作而

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

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才假譽

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

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自

唐書文粹並無自字

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

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雕蟲為

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

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

難誣於曲直故一作較計貢之賢愚即州縣之榮辱穢行

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

而西河美唐書文粹並有政字名勝於利故唐書文粹並作則小人之道

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唐書化俗之本須擯

輕誣唐書文粹並作浮昔冀缺以蹈禮唐書文粹並作禮讓昇朝則晉人

知禮文翁以儒術化唐書文粹並作林爽俗則蜀土崇唐書文粹並作士多

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



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

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材唐書文粹並作材猶徵百行是以禮節

之士毓唐書文粹並作敏德自修里閭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

魏氏取人尤愛故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為文粹作獎

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好唐書文粹並作

愛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

修身為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唐書作在開皇中李諤論之

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

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  
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擇士故文筆日繁其政  
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  
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  
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  
徒復相倣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秀孝  
唐書文粹  
並作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歷雖  
漸華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惟在

旌賢今之舉人有非茂

唐書文粹  
並作事

實鄉議決小人之筆

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

或明制纔出試遣披剔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

上啟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

俗號舉人皆稱覓舉乃

唐書文粹  
粹作覓

為自求之意

唐書文粹  
粹作稱

未

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已

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

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

之辭縱不能挹以

唐書作抑已  
文粹作挹已

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

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物表校量

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

捨其疏而取其附故選司補授

唐書文粹  
並作署

喧然於禮闈

州貢賓王諍訟

文粹作  
分爭

於階闈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

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

智焉能不移既在

唐書文粹  
並作在於

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

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修名

文粹  
作潔

若開趨競之門則

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懼其弊潔名

唐書文粹

並作已

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

之談惟祇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則

唐書文粹

或並作

冒籍以偷資或邀勲與

唐書文粹並作而

竊級假其不義

之賂即

唐書文粹並作則

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

茅容望重裴逸人之獎

唐書文粹並作賞

拔夏統

唐書文粹並作少

名

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惟能

文粹作令

試策武

能制敵之例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竒便充甲第藻思

微減旋

唐書  
作便

即告歸以此取

唐書文粹  
並作版

人恐乖事實何

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授詞

唐書文粹  
並作詞高

於穆之平津

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

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

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

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搗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

噲居蕭何之任必失

文粹  
作無

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

軍亦無免主之效鬪將長於推

唐書  
作推

鋒謀將審於料事

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

解八難之謀設高祖退

唐書文粹並作追

慙於酈生九拒之計

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矢

文粹作馬

良將寧資

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安飾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

尚不能少僥冒進取

唐書文粹並統倖冒進

須立提防斷浮虛之

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謹之言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

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  
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  
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劾伎  
之備用無經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標準  
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功唐書文粹  
並作工承上帝而賦  
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材唐書文粹  
並作才之任必無  
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劍吳子曰夫提鼓  
揮桴臨難決疑此將軍也唐書文粹  
並作事一劍之任非將軍



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領

文粹作頓

蜀兵於渭南宣

王持勁

唐書作劍

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得意

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

文園今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按

漢法所舉士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

事見方  
言序

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責之令行則請謁

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

之人選司有撝謙之仕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沃

其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  
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程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  
專則荀彧進鍾繇郭嘉劉陶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  
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  
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諫濫官疏 中宗

韋嗣立 景龍三年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擇吏

舊唐書作量事置吏  
文粹作量方置吏

此本於

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唐書作  
官下同人在安民知人

則哲能官人

唐書作官下同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唐書無此一句

能哲

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

唐書無此字

也則

唐書作是

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

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之

唐書文粹並無此字

於五

府才著五府然後昇之於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

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

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理非其才則

亂理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

未甚試効即頓至遷擢夫趨競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今之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臧污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受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惟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

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復出矣  
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俗化唐書文粹並作化洽復不可得也若  
乃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諫賣官鬻爵宰相子弟居要職疏 中宗

蕭至忠

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  
其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加曠曠官則事廢事  
廢則人殘漸至陵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

人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肯要互為粉飾苟得即是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為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險人遞進君子道消日消日廢卒見凋弊者為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

思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為美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下降不訾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

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職益輕恩賞咸貴一作彌數貪一作險

利之輩冒進而不一作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歛分

立寵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  
不効力而官匪為人欲求其理實乃難遂一作成臣竊見

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孫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

才藝遮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  
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  
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  
家之子列試於榮班苟非其人一作非任之人徒長其飾佩臣  
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弦易張之道重一作  
愛惜爵賞審量材職一作識官無虛授人必為官進大雅  
於樞近退小人一作子於閒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  
害公情不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貞觀故事宰相子



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  
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神勅令宰相以  
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  
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乂安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刑法

為侯君集疏一首 論李弘泰疏一首

為魏元忠疏一首 論刑法多濫疏一首

為索元禮首按制獄疏一首

論巡察風俗疏一首 為楊濬疏一首

論削奪王珙授贈官爵疏一首

貨殖上

諫迴易納利充官人俸疏一首

論不稅關市疏一首 諫不置勸農判官疏一首

刑法

為侯君集疏

前篇作諫侯君集等下獄表

岑文本

貞觀十年

臣伏以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分牙爪並蒙拔擢授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措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典刑

舊唐書作刑典

以肅朝綱但高昌昏迷

人神共棄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或欲置之度外惟  
陸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畧君集等奉行聖筭遂得  
指期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陸下之功君集等只有道路  
之勞未足以稱其勲力而陸下天德前篇作弗宰乃推  
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沾滌蕩及  
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封屬國加之重賞内外文武咸欣  
陸下賞不踰時而未經旬日前篇作不並付大理雖乃  
君集等自掛網羅而在朝之人未不知所犯恐海內又疑

陛下惟錄其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參近職既有所

見不敢默默臣聞古之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受

唐書前篇

履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當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

必蒙青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已不免斧鉞之

誅故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漢貳師

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方之勞惟

獲駿馬三十疋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

武帝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

八千戶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郅支單于而湯素貪盜所收康居財物事多不法為司隸所繫湯乃上疏曰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內侯賜黃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令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宮及船濬上表曰今年平吳實為大慶於臣之身更為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帛唐書作絹萬疋近隋新

義郡公韓擒虎

唐諱下同

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內

文帝亦不問罪雖不加爵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  
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庶慎者少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  
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避其死是知前聖莫不  
收人之長棄人之短良為此也臣又聞之唐書有夫字天地  
之道以覆載為先帝王之德以含弘為美夫以區區漢  
武及歷代諸帝猶能宥廣利等况陛下天縱神武振宏

圖以定六合豈獨正茲刑網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聖  
懷當自己有所斟酌臣今所以陳聞非敢私君集等是以  
螢爝末光增輝日月陛下若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威  
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等重昇朝列復預驅馳雖  
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  
德彌顯君集等德過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  
因茲昏勸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

此篇六百一十七卷重出前已削去



論李弘泰疏 高宗

于志寧

時弘泰坐法大尉長孫無忌詔  
令不待時而斬決乃上此疏

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橫遭誣告事並  
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謗之路二以慰勳  
戚之心又以所犯若是真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為  
妄弘泰即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謗一作  
謀之類罪惟及身以罪校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  
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罪一作罰此謂有

傷春氣竊謂未安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

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昆一作孩蟲省罔

罔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

所為宜求其端於天一有道字天之道一作道大者在陰陽

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

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

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

連一作華胥之絕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

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為之式序景宿於是無一作靡差風

雨不愆雩禜輟祀方今太簇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

辰振一作施肅殺之令伏願暫迴聖慮察古之一作人言儻

蒙垂納則生靈幸甚

一作舊唐書本傳

為魏元忠疏武后

蘇安恒

臣伏聞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天下之心必能達天下之善除天下之惡若為君主而不行此四者則當神

怨一作冤鬼怨陰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可得乎陛下

革命之初勤於庶政親摠萬機博采謀猷旁求俊彥一作

又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為納諫之主陛下暮年以來怠

於政教讒邪結黨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四

海之內以陛下為受佞之主矣邪正莫辯獄訟含冤豈

陛下昔是而今非蓋居安忘危之失也臣竊見御史大

夫檢校太子左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元忠廉直

有聞位居宰輔履忠正之基者用元忠為龜鏡踐邪佞

之路者嫉元忠若仇讎麟臺監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  
於國無功不逾數年遂極隆貴自當飲冰懷懼酌水思  
清夙夜兢兢以報恩造不謂溪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  
鹿而為馬先害忠而損善將斯亂代之法乃污一作明

君之朝自元忠下獄臣見長安城內街談巷議皆以陛

下委任姦佞

一作充

斥逐賢良以元忠必無不順之言以

易之必有交亂之意相逢偶語人心不安雖有忠臣烈  
士空撫髀於私室而鉗口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

恐無辜而受戮亦徒虛死耳今虜賊強盛賦一作微斂煩

重以臣觀之萬姓不勝其弊况又聞陛下縱逸姦慝禁

錮良善儻刑罰一作賞刑失中則遐邇生變臣恐四夷因之

則窺覘得失以為邊郡之患百姓怨憤一作因即結聚義

兵以除君側之惡復恐逐鹿之黨叩關而至亂階之徒

從中相應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

何事以謝之復何方以禦之臣今為陛下計安百姓之

心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元忠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

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好生惡殺縱不能斬佞臣頭以塞  
人望臣請奪其寵榮剪其羽翼無使權柄在手驕橫日  
滋專國俗於穰侯迴天過於左棺則社稷危矣惟陛下  
圖之臣本微賤不識元忠易之豈此可親而彼可疎耶  
但恐讒邪長而忠臣絕伏願陛下特垂天鑒察臣此心  
即徵臣朝志得行夕死無恨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論刑罰多濫疏

武后

韋嗣立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畫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

刑措歷茲千載以為美談臣伏惟陛下濟哲欽明窮神  
知化自軒昊以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  
皆由主司姦克惑亂於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  
然竟未能明其本源察其前事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  
心尚使四海多銜寃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昧  
不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楊豫之後刑獄漸  
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  
大猾伺隙乘間內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跡陰圖潛



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為巧詆

粹文

作誣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

道路藉藉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為

理于公定刑則謂汗宮

英華作棺

毀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

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

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

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嫌將申報復昏

圖苟成功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其中陷刑

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

一作材

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

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竄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侮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究周興邱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觀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羅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心一作以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推而升之各為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

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  
之得罪者多並昏此流則向時之寃者其數甚衆昔殺

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寃

文粹作  
怨下同

氣寃氣

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儻

一作儻  
陛下

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陷

一作削

刻之徒

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

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

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元

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忻則感通和氣和  
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國豐歲稔一作五穀豐稔  
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為索元禮首案制獄疏

武后

周

矩戴初元年

頃者小人告訐習以為常內外諸司人懷苟免姑息臺  
隸承接強梁非故欲其然規避誣構耳又推劾之吏皆  
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摠

摺脅叢爪懸髮薰鼻

一作耳

卧隣矢

一作穢

溺曾不聊生號

為制獄

一作持獄

將或累日節食連宵緩間晝夜搖鐐

一作撼

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拔目前苟求賒

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要反豈被告者盡

是英雄以求帝王耶只是不堪

一作勝

楚毒自誣耳何以

覈之陛下試取所告狀酌其虛實者付令推之微諷

一作

訊動以探其情所推者必上下其手希聖旨也願陛下

察之今朝士

一作滿朝

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

與之讎不可保也聞有追攝與妻子即為死訣故為國者以仁為宗以刑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謂也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

一作皆舊唐書索元禮傳

論巡察風俗疏

一作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

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則法易行而不煩  
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  
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勅令察訪者又  
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  
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  
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  
才得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昏不暇此非敢惰於  
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

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

得失可以精數矣又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

廣之則無不包文粹作苞矣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

廷萬務唐書文粹作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則唐書

文粹作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州之事悉

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

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

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



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効課其成功若此法果  
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  
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發  
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  
委之心膂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心  
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  
興哉

為楊濟疏

已見六百九十七卷題作  
夷州刺史楊濟決杖表

裴耀卿開元三年

凡死罪之人舊唐書作色長師前篇作乃五刑前

篇作只施於只前篇誠則以誠乖前篇不行刑前

作不却天一作踐於刑者前篇作

請削奪王珙授贈官爵疏 羅 棻

臣伏以罪在亂逆慈后罔赦事關懲勸聖人恒執其或  
生漏刑辟沒有追敗萬代可知百王不易之道也竊見  
故保義軍節度使贈太師王珙於國不忠於家不孝身

為首帥行桀紂之虐名掛人倫縱豺狼之性頃乘京國  
患難藉父叔勲勞寵極將相兇踰寇賊生召伯甘棠之  
樹殘毒鄙人對傳說築版之巖侵侮王室朝臣幕客受  
戮辱者非少軍吏百姓遭殺害者甚衆朝廷比屬多事  
每須舍垢而上天不容遂振疎網雖假手麾下幸就屠  
滅然靡伏就法終為僥倖向使珙能於晚節粗立一善  
以功補過誰曰不然考其終始無改暴橫以珙之骨千  
鞭不足快憤嫉之人陛下以在宥垂風崇恕御物存其

棺塚為恩已厚尚汙典冊於理實難今復請追珙所受  
贈官爵悉皆削奪以正憲律今天下忠臣孝子知陛下  
昭章淑慝轉相慕劾將來儻復有如珙類者亦冀覩沒  
後之誅而革其生前之慮明時裁化莫尚於斯先為珙  
所害故給事中王祝以下十人尋蒙聖造已各贈官  
其官府寃死士庶伏乞下陝州以勅弔祭存問其家使  
並日之明無所不足如春之澤深漸泉壤甫刑曰皇帝  
哀矜庶戮之弗辜言唐堯之德也伏惟陛下與堯同心

千瀆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貨殖上

諫迴易納利充官俸疏

已見六百七卷仍題作請廢在官諸司批錢令

史表

褚遂良

臣譬

前篇作臣作

椽椽

前篇作椽掬

漲海

前篇作成海

取其納流

前篇作取平細流

為理

治作為

在乎

前篇作在於

其元

前篇作其原

即

依補擬

前篇擬字

三十貫

前篇四十貫

有國有家

前篇作有國家者

常笑漢代賣官

前作世

頗類於彼

前作此

輸利

前作輸錢理

治致

前作治

悉意

前作一意

其居

前作居其

而可為將來

前無為字

人間

前作民間

輒敢

前作輕敢

議詳

前篇作詳錄非

請不稅關市疏

崔

融

長安三年

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  
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  
未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  
量家國竊將為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  
古往之時素舊唐書文粹作淳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

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

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

舊唐書有欲字

速忘歲計之

唐書

有無字

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緼闕如

饑寒猥臻亂離斯瘼

唐書作起

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

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

門闕門者也惟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

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

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前古

二本作姬曲

乃

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群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士唐書仕下同農工商賈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就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後安得動而搖之蕭何有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叅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魯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  
無大於此者乎魯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欲  
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

窮極姦人無所容竄

唐書蠻姦人無所容竄六字

久且為亂秦人極

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  
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魯欲以道化其本不  
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  
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

重義結黨成群喑鳴則彎弓眈眈則挺劍少有失意且  
猶如此一朝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使恐  
南走越北走胡非惟流逆齊人亦自擾亂殊俗又如邊  
徼之地寇賊為隣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  
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  
上言不識文體徒欲益府二本作  
節下同藏助軍國殊不知軍  
國益擾府藏逾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  
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

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蜀漢前指閩  
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  
千軸萬艘交貨往返憧憧唐書作  
昧旦永月今若江津河口

置舖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舖復

一作  
覆

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儻賂船有大小載有

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  
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  
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薄二本  
作諺任俠之徒斬龍刺

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容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  
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  
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  
初不可詳矣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  
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  
用也漢武以霸畧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  
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  
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

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必搖矣

唐書一作新

一關不

安則天下之關必動矣况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夫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

亦所謂

唐書無此字

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

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朝御玄錄沉璧於洛刻石於嵩鑄九

唐書作寶鼎

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暫驚應

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輸一萬  
餘里城堡清夷亭候靜謐比為患者唯苦二蕃今吐蕃  
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析獨有默  
吸假息孤唐書恣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  
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  
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科文粹作繼咸令削減此陛下以  
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  
亡今始安輯倘加重稅或慮相驚况承歲積薄賦日久

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  
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  
霸主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  
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  
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筭容商加  
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強富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  
不可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滋炎熾早朝晏  
坐一日二日萬二本作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唐書作虛心密應

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替辭伏紙惶怖

唐書作懼一作懾

諫不置勸農判官疏

皇甫憬

開元中

臣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也而

一無此二字

愚夫千計亦有

一得也

一無也字

且夫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重務重則

役數

一作數役下同

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

務德以靜為本其次化之以安為上但責其疆界嚴之

隄防山水之餘即為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檢

一作括

量故奪農時遂

唐書作致

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體



之所一作由殊不知陛下愛人之一無至深務以勾剝為

計州縣懼罪據牒即徵逃士之家隣保代出隣保不濟

又便更逃一作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

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在火不可不慎

今之具察向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民國絕數載之

儲家無經月之蓄雖有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

由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茲弊若以此為一無

字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為粟帛亦恐不足豈量

括一作田稅容能周給也

一作皆舊唐書宇文融傳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

六百九十八至七百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錄監生臣唐澁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貨殖下

論度支疏一首

水旱

諫捕蝗疏一首

論關中饑餓疏一首

雜疏

奏揚素疏一首

上東宮請減膳疏一首

上百里昌言疏一首

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一首

請勿令胡僧婆陀燃燈疏一首

請褒僧劉蕢疏一首

貨殖下

論度支疏 德宗

權德輿

十一月十二日將仕郎守右補闕臣權德輿謹昧死頓首上疏皇帝陛下臣聞建官惟賢任人以器細大畢効

轅輻無遺蓋就其所長以求至當古人所以有優於趙  
魏而劣於滕薛敗於粟邑而理於頻陽誠才各有所極  
也伏見司農少卿權判度支裴延齡早以文學累居官  
次固而似守刻而少通徒有專謹之心且非適時之器  
往者貳大農之卿長司大倉之出納號為稱職蓋有恒  
規陛下急於獎能切於賞善權委邦賦冀有成績集作  
其  
有且度支所務天下至重量入為出從古所難使物無  
遺利而不可竭竭則害生類使奸無隱情而不可刻刻

則傷人和調其盈虛制其損益上繫邦本下繫元元苟

非全才通識則有所壅自延齡受任已近半載

集作

群

議紛然皆曰非宜且權其輕重固與守之之才不同邊

儲經費之功懋遷移用之法貴無留事以酌乎中簿領

簡書周行郡國失於毫釐利病相萬一物未理所軫皇

情而延齡切於感恩昧於量力思有以効強所不通則

有枉尺直尋之心多方自固之計吏伺其隙人售其奸

因緣蒙弊觸類滋長致遠恐泥學製實傷異時甚敗罪



之何補伏料聖意久未正授延齡職名似觀其能否以  
為進退官司間里衆口一心評議諠譁所不可遏伏望  
與一二宰臣時有裁議或詔問度支郎官使得以事實  
條對苟言者謬妄盖有以辯之或才實未稱恐難久處  
倘擇能代命以他官以全延齡以便天下上副求理之  
意下遂陳力之宜則事任交修職業不廢臣忝備員陛  
下諫諍之官常服師訓緘默自負無以為容阮嗣宗口  
不言人之短臣心常師之但以束帶立朝則異於是職

當獻納豈敢顧身耳有所聞心有所見義在無隱以奉  
聖明言而獲戾臣之死所不勝愚瞽悃欵之至伏惟陛  
下裁擇謹奏

水旱

諫捕蝗疏

玄宗

韓思復

臣伏聞近日河南河北蝗蟲為害

舊唐書作頃日

更益繁熾經

歷之處苗稼都損今漸翾飛向西荐

舊唐書作游

食至洛使

命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為惶懼且天災流行埋

瘞難盡臣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  
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休咎前  
後驅蝗使等伏望總停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  
無常惟惠是懷不可不收攬人心也

論關中饑

文粹作請勤  
政崇儉疏

張廷珪

開元  
初

臣聞古有艱難興王殷憂啟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遠舊唐

書作  
銳

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為福者也伏見

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構謀社稷有危於

倒懸

唐書舊作級疏  
文粹作懸疏

國朝殆

唐書將均於絕紐  
二本作繼

陛下

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朗而後上順皇

旨俯念黔黎高運璿衡光膺寶錄

文粹有以字

日月所燭之

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元

唐書作淳

化十堯

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答鴻

休然屬項歲以

唐書作已

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饑

關輔之間更為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糠粃

唐書作糧粃

靡資

不暇

唐書作復

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邁茲艱否

文粹作險者

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  
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獨滿  
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咎  
徵載加善誘將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太  
文粹  
作天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天之於陛下睠顧深矣陛下  
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  
澄思勵精考羲農之書敦朴素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  
人屏退後宮減徹外廡場無蹴鞠之翫野絕縱禽之賞

促文粹

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懸軍

文粹

作運惠

唐書

作矜恤惇

嫠蠲薄徭賦去竒伎淫巧損和璧隋珠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銷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棲於  
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  
珍祥下降於地雖鳳凰巢閣麒麟在郊未足竒也或謂  
天之鑿二本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荒  
饑缺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  
眊沮志億兆攜離愁苦怨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

繫禍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是察況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寮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而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顛顛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孤其望哉

雜疏

奏楊素疏

梁毗

竊見左僕射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謹所信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自可息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奸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

之於積年桓玄篡之於易世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  
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如伊尹也謹疏

上東宮請減膳疏

高宗咸亨中  
為太子典膳

邢文韋

臣竊見禮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  
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  
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  
庶子已下至詔議

英華作  
司議

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佑



佐一作殿下式一作成聖德近者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不

狎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微申減膳謹言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上百里昌言疏

王勃

勃言鄉人奉五月一日誨子弟各陳百里之術宣於政者承命惶灼伏增悲悚勃聞古人有言明君不能畜無

用之臣慈父不能愛無用之子何則以其無益於國而累於家也嗚呼如勃尚何言哉辱親可謂深矣誠宜灰身粉骨以謝君父復何面目以談天下之事哉所以遲迴忍恥而已者徒以虛死不如立節苟殞不如成名悔過儻存於己為仁不假於物是以孟明不屑三奔之誚而罷匡秦之心馮異不羞一敗之失而摧輔漢之氣故其志卒行也其功卒就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此勃所以懷既往而不咎指將來而駿奔割萬恨於生涯進一

竇於平地者今大人上延國譴遠宰邊邑出三江而浮  
五湖越東甌而度南海嗟乎此皆勃之罪也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矣然勃嘗聞之大易曰人之所助者信也天  
之所助者順也是以君子不以否屈而易方故屈而終  
泰忠臣不以固窮而喪志故窮而必亨今交趾雖遠還  
珠者嘗用之矣書不云乎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不勝憤  
激之至謹上百里昌言一部列為十八篇分為上下卷  
庶謁私款少裨公政追思罪戾若投冰谷謹奉言疏不

備勃再拜

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

辛替否

景龍元年

臣聞聖人廣視聽於四方納謳謠於九有者蓋欲以上  
通下達遠聞邇信元首惟聖股肱惟明若此則國可長  
久時無災害者也臣聞事君上牧黎庶莫不慎器與名  
畏怨重禍不激詭以求進不貨賄以要榮公侯伯子男  
等各以功為先後卿大夫士九品各以德為次等劉毅  
無賣官之誚仲經無免爵之謠則格於皇天光於后土

何風雨不順陰陽不和之有哉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  
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  
一人訪乎群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求一作知榮者避  
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  
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  
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揚耳目動心  
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蓋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  
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充於錫何媿於無

用之臣何慙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陟膏腴之地一旦羊頭入興狗尾生謠將恐巍巍盛唐取議於後臣聞於古人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之至重也可謂之至憐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奪

人之家人怨也愛數子而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之士  
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特所愛何所恃  
乎向者魯王賞同諸壻禮等朝臣則亦有今日之福無  
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其禍之所來所以禍之者  
寵愛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見其徵矣今猶前篇  
作與今一事無改更理尚因循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  
作而今禍而忽後禍臣竊謂陛下憎之矣非愛之也何利於公  
主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

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為久安久寧

一作計

以存

之不使奸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微不可不防遠不可不

慮當今疆場驚駭倉廩空虛揭干

一作罕

守禦之士賞不

及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克野多食草家不識穀而方大

起寺舍廣營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克梁棟運土塞路不

足克牆壁誇古耀今踰章越制百僚鉗口四海傷心臣

聞釋教者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故常

一作當

體道以濟

物不為利欲

一作利已

不以損人故常去已以全真不為榮



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地

池一作

損命也殫府虛帑

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

物榮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之心乎臣以為非真教

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

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末

一作後

風流雨散千帝百王

飾彌盛而國彌空寶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

途晉臣以佞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構隙若以造寺必為

其治體養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以往昏暗亂漢魏已

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臣聞夏  
為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代而周  
受之周為天子二十餘代而秦漢受之自漢已後歷代  
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  
廟方建長久一作方得長久之祚乎臣聞於經曰若菩薩心住  
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又曰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滅凋琢之費以賑貧  
人一作下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

來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  
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理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  
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徇俗人之所為而輕  
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  
彌一作門下同避役姦訛者盡度為沙彌其所未度唯貧窮  
與善人耳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租賦乎將何以力役  
乎臣以為出家者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  
非捨塵俗援親樹知非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

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日之宮觀臺榭唯

京師之與洛陽不曾

一作增

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尚欲填

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產業者今之天下之寺蓋無

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甚之矣用度過之矣是十

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

之矣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

士猶尚不給况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

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國非其國伏惟

一作以

計會

一無會字倉

廉量

一無量字

度府庫百寮供給百事用度臣恐卒歲不亢

况於九年之積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彌不可

執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

一作痛

之矣

此篇一作皆舊唐書本傳六百二十一卷重出題

作諫多造寺觀及王主邸第表而文多節畧前已

削去

請勿令胡僧婆陀燃燈疏

已見六百二十卷題作諫安福門酺樂表

嚴挺之

且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前篇無此四字斯存前篇作返朴

覆古前篇作還不獲前篇作矜頗積前篇作之歡前篇

作樂貨易前篇作

請褒贈劉蕡疏

羅 衆

右臣衆伏以典禮褒榮用廣哲王之道生死抱痛可念  
直臣之魂伏以陛下再闡皇圖初平內患善無歿而不  
紀惡無存而不誅事或有遺臣不敢不奏竊見故秘書  
郎責授柳州司戶臣劉蕡當大和年對直言策是時宦

官方熾朝政已侵人誰敢言蕢獨能指抑墮雨迴天之

勢欲使當門奪官御爵土之權將令擁篲遂遭退黜實

負冤欺其後竟陷侵誣終罹譴逐沉淪絕世

唐書作身異世唐諱

六十餘年正士為之吞聲

唐書作切齒

義夫為之飲泣當時

排先見之說後代襲蔽聰之謀寢成其風以至前歲東

內幽辱西州播遷旒綴竿而未危矢及屋而非亂伏賴

陛下德勝妖孽義感勲賢克返塵鑾再安寶位向使蕢

策得用蕢才得施則杜漸防萌尋消逆節豈殷憂多難

遠及聖躬以此追惟誠堪軫悼當氛霧蔽虧之日雖累

朝明聖其奈蒼何及天地廓清唐書作及正之辰則冥冥幽

寃

唐書作枉  
鬼憤齒

必有望於陛下矣特乞宣府中書門下顯

加褒贈仍勅天下州府求蒼子孫振拔錄用不獨慰耀  
九泉之骨庶亦感勵四海之心冒瀆宸嚴臣竊無任戰  
懼隕越之至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文集一

庾信集序一首 文思博要序一首

王勃集序一首

庾信集序 宇文道

蓋聞五聲調應則宮徵成其文八音克諧則絃管和其韻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為風人之首小雅大雅之作實

王政之由復其

疑作有

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彌高秋

風黃竹之詞伊上之才尤盛遂能弘孝敬叙人倫移風

俗化天下兼夫吟詠情性沈鬱文章者可畧而言也開

府司宗中大夫義城公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若

夫有周之時掌庾源其得姓皇晉之代大尉闡其宗譜

駟奕氤氲布在方策國史家諳世並詳焉八世祖滔散

騎常侍領大著作遂昌縣侯祖易徵士隱遁無悶確乎

不拔宋終齊季早擅英聲父肩吾散騎常侍中書令文

宗學府智囊義窟鴻名重譽獨步江南或昭或穆七世  
舉秀才且圭且璋五代有文集貴族華望盛矣哉幼而  
清惠唯良之美稱共治之能佩犢帶牛有伴龔遂桑枝  
麥穗無謝張堪入為司憲中大夫帥掌三勅之法助宣  
五禁之書秋府得人於斯為盛嘗且上府賦詩曰詰旦  
啟門闌繁辭擁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冠司朝引  
玉節盟載捧珠盤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殫雪高軍尺  
厚冰深一寸寒短笋猶埋竹香心未起蘭孟門久失路

扶搖忽上搏栖鳥遷得府棄馬復歸欄榮華名義重虛  
薄報恩難枚乘遷疑起疾貢禹遂彈冠方隨蓮葉斂未  
用竹根丹一知玄象法詎思垂釣竿其王事之中優遊  
如此出為洛州刺史德茂褰帷才膺刺舉吏不敢賄人  
不忍欺上洛童兒如迎郭伋高山故老似值劉弘復為  
司宗中大夫惣轄禮府佐治春卿辨九拜之儀教六詩  
之義自梁朝筮仕周世驅馳至今歲在屠維龍居淵獻  
春秋六十有七齒雖耆宿文更新竒才子詞人莫不師

教王公名貴盡為虛襟信降山岳之隆緼烟霞之秀器  
量侔瑚璉志性甚松筠妙善文詞尤工詩賦窮緣情之  
綺靡盡體物之瀏亮誅奪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  
似揚雄書同阮籍少而聰敏綺年而播華譽齟歲而有  
俊名孝性自然仁心獨秀忠為令德言及文詞穿壁未  
勤映螢逾甚若乃德聖兩禮韓魯四詩九流七畧之文  
萬卷百家之說名山海上金匱玉版之書魯壁魏墳縹  
帙緗囊之記莫不窮其枝葉誦其篇簡豈止仲任一見

之敏世叔五行之速強記獨絕博物不群年十五侍梁  
東宮講讀雖桓麟十四之歲答宿客之詩魯連十二之  
年杜離堅之辨匪或斯尚同日語哉玉墀射策高等甲  
科公孫金馬之時仲舒鴻漸之日未能連類曾何足云  
解褐授安南府行參軍尺木未階高衢方騁尋轉尚書  
度支郎中壯歲精練必以吏能上象列宿非因忿氣夜  
不離閣後漢黃香晝夜不離省閣無愧於黃香開霧覩天有同於樂  
廣仍為郢州別駕刺史之半驥足斯展于時江路有賊

梁先主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  
遂即散奔深為梁主所賞蓋善戰者不陣此之謂乎兼  
通直常侍使於魏土接對有才辨雖子貢之旗鼓陳說  
仲山之專對智謀無以加也還本國為正員郎職位清  
顯以望以寶又為東宮領直春宮兵馬並受節度龍樓  
蘭錡寵寄逾隆值侯景篡逆攻圍淮海建康宮殿非無  
流矢之兵丹陽帝居遂有生荆之痛出往上流來歸全  
楚于時州后即湘東王其後封豕既誅長蛇受戮湘東

有雪恥之功淮海有勤王之旅同少康之復夏若太戊  
之紹殷即於荆江驟置文物復為梁後主蕭繹御史中  
丞中興司直具瞻斯在貴戚歛手豪族屏氣遷散騎常  
侍右衛將軍豐貂右珥戎章再徙阮籍非好之職鄭點  
叅乘之官著德廊廟切問近對拜武康縣開國侯開國  
承家信圭是執河帶山礪昭厥于后即以本官奉使大  
國光華重出原隰再來太祖夾輔魏朝作相關右三分  
有二九合一匡德邁晉宣雄踰魏武功高網地道映在



田亦見子山賜識如舊屬武太祖獻策魏帝命將荆衡  
尋值本朝青蓋入洛於是捨節入仕乃沐霸恩改授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戎號光隆比儀台鉉高官  
美宦有踰舊國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城公王沈晉  
代始授此榮黃權魏時首膺斯命降在季世秩居上品  
爵為五等榮貴兩朝出為弘農郡守職實剖符寄深分  
竹加以冥心資敬篤信天倫孝實人師刑推士則愠喜  
不形於色忠恕不離于懷矜簡儼然師心獨往似陸機

之愛弟若韓康之養甥環堵之間怡怡如也屢聘上國  
特為太祖所知江陵名士唯信而已綢繆禮遇造次推  
恩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皇英主彌相委寄密勿王事  
多歷歲年自攜老人闌亟移灰琯蒸蒸日上色養勤同扇席  
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青鸞降宿樹之祥白雉  
有依欄之感晉國公廟期受託為世賢輔見信孝情毀  
至每自憫嗟嘗語人曰庾信南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  
過禮殆將滅性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被知

亦如此昔在陽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  
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軍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  
止入魏已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兩帙  
附之後爾余與子山風期款密情均縞紵契比金蘭欲  
余製序聊命翰札幸無愧色非有絢章方當貽範搢紳  
懸諸日月焉

文思博要序

高士廉

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圍天地幽贊神明用之邦國則

百官以又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瑾  
戶牖而覲遐方故先王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  
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刊之金石與天壤而相弊書之竹  
素一作帛與日月而俱懸者莫尚於此爰自卦起龍圖文  
成鳥策墳典開其緒丘索尊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  
始旦殷商之誥若覆簣之為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阼  
而又闕里自衛將聖多能捐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  
祖述堯舜繫星辰而振河海郁郁焉鼓王風於九合閭

閨馬闢儒門於百代既而雅道雖廢學者未衰扶冊如  
林遂偶縱橫之運懷經成市俄屬坑焚之災下土怨咨  
上天迴睠咸洛基命懸賞而崇儒術曹馬御紀疏爵而  
啟膠庠人拾青紫家握鉛素求古文於孔壁專門者重  
闡收竹書於汲冢異說者無遺逮乎有隋失馭群凶競  
逐辟雍蔓於荆棘延閣殫於煨燼孟堅九流與川瀆而  
俱竭弘一作非度四部隨岳敷而分崩淹中許下博古洽  
聞之生盡殄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匱之文咸殘逸矣

皇帝仰膺靈命俯叶萌心智周乾坤之表道濟宇宙之  
外操參一作征伐而清天步橫崑海而紐地維橐弓矢於

靈臺執贄者萬國張禮樂於太室受職者百神蒼旻降  
祥黔黎禔福置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開崇文之  
館揚班與潘江霧集措紳先生聚蠹簡於內輜軒使者  
採遺篆於外刊正分其朱紫繕寫埒於邱山外史所未  
錄既盈太常之藏中經所不載盛積秘室之府比夫軒  
皇宛委穆滿羽陵炎漢之廣內有晉之秘閣何異乎牛

宮之水爭浮天於谷王蟻蛭之林競拂日於若木也帝  
聽朝之暇屬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賾紆樓船於學  
海獲十城之珍駐羽蓋於翰林舉三珠之寶以為觀書  
貴要則十家並馳觀要貴博則七畧殊致自非惣質文  
而分其流混古今而共其轍則萬物雖衆可以同類千  
里雖遙可以同聲然則魏之皇鑿登巨川之濫觴梁之  
遍畧標崇山之增構歲月滋多論次逾廣類苑耕錄齊  
玉軌而並馳要畧御覽揚金鑣而繼路雖草創之指義

在廉也而編錄之內猶多遺闕並未能絕雲而負蒼天  
杜尉羅之用激水而縱溟海息鈎餌之心帝乃親縈聖  
情曲留玄覽垂權衡以正其失定準繩以矯其違頓天  
網於蓬萊綱目自舉馳雲車於策府轍跡可尋述作之  
義坦然筆削之規大備馳進尚書右僕射申國公士庶  
特進鄭國公魏徵中書令駙馬都尉德安郡公楊師道  
兼中書侍郎江陵縣子岑文本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  
侍郎顏相時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朱子奢給事中許



敬宗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劉伯莊朝散大夫行太常

博士呂才秘書丞房玄齡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馬嘉

運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褚遂良朝議郎守晉王友姚

思聰

唐書作廉

太子舍人司馬宅相秘書郎宋正時

唐書有李淳風

無宋正時

籠紉素則一字必已舉殘缺則片言靡棄而有檢

簡而不失同茲萬頃塋埒自分譬彼百川派流無壅討

論歷載琢磨云畢勒成一家名文思博要一百二十帙

一千二百卷并目錄一十二卷義出六經事兼百氏究

帝王之則極聖賢之訓天地之道備矣人神之際在焉  
昭昭若日月代明於下土離離若星辰錯行於躔次斯  
固墳索之苑圃文章之江海也是為國者尚其道德為  
家者尚其變通緯文者尚其溥諒足以仰觀千古同義  
文之文豕俯視百王軼姬孔之禮樂豈止刻石漢京懸  
金秦市比丘明之作傳侔子長之著書而已哉

王勃集序

楊炯

大矣哉文之時義也有天文焉察時以觀其變有人文

焉立言以重其範歷年茲久遞為文質應運以發其明  
因人以通其粹仲尼既沒游夏光洙泗之風屈平自沈  
唐宋弘汨羅之跡文儒於焉異術詞賦所以殊源逮秦  
氏燔書斯文天喪漢皇改運此道不還賈馬蔚興已虧  
於雅頌曹王傑起更失於風騷儻俛大猷未忝前載洎  
乎潘陸奮發孫許相因繼之以顏謝申之以江鮑梁魏  
群材周隋衆制或苟求蟲篆未盡力於丘墳或獨徇波  
瀾不尋源於禮樂會時沿革循古抑揚多守律以自全

罕非常而制物其有飛馳倏忽倜儻紛綸鼓動包四海  
之名變化成一家之體蹈前賢之未識探先聖之不言  
經籍為心得王何於逸契風雲入思叶張左於神交故  
能使六合殊材並推心於意匠八方好事咸受氣於文  
樞出軌躅而驥首馳光芒而動俗非君之博物孰能致  
於此乎君諱勃字子安太原祁人也其先出自有周濬  
啟大明之裔隱乎炎漢弘宣高尚之風晉室南遷家聲  
布於淮海宋臣北徙門德勝於河汾宏材繼出達人間

峙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  
未退講藝於龍門其卒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子間風睹  
輿起予道惟揣摩三古開闡八風始擯落於鄒韓終激  
揚於荀孟父福峙歷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合  
二縣令為齊州長史抑惟邦彥是曰人宗絕六藝以成  
能兼百行而為德司馬談之晚歲思弘授史之功揚子  
雲之暮年遂起叅玄之歎君之生也含章是託神何由  
降星辰竒偉之精明何由出家國賢才之運性非外獎

智乃自然孝本乎未名人應乎初識器業之敏先乎就

傅九歲讀顏氏漢書撰指瑕十卷十歲包宗

疑作綜

六經

成乎暮月懸然天得自符音訓時師百年之學旬日兼  
之昔人千載之機立談可見居難則易在塞咸通於術  
無所滯於詞無所假幼有鈞衡之畧獨負舟航之用年  
十有四時譽斯歸太常伯劉公巡行風俗見而異之曰  
此神童也因加表薦對策高第拜為朝散郎沛王之初  
建國也博選奇士徵為侍讀奉教撰平臺鈔畧十篇書

就賜帛五十疋先鳴楚館孤峙齊宮乘忌側目應劉失  
步臨秀不容尋反初服遠遊江漢登降岷峨觀精氣之  
會昌翫靈竒之胎蠻考文章之跡徵造作之程神機若  
助日新其業西南洪筆咸出其詞每有一文海內驚瞻  
所製九隴縣孔子廟堂碑文宏偉絕人稀代為寶正平  
之作不能奪也咸亨之初乃叅時選三府交辟遇疾辭  
焉友人陵季友時為虢州司法盛稱弘農藥物迺求補  
虢州叅軍坐免歲餘尋復舊職棄官沈跡就養于交趾

馬長卿坐廢於時君山不合於朝豈無媒也其惟命乎  
富貴比於浮雲光陰踰於尺璧著撰之志自此居多觀  
覽舊章翹翹羣藝隨方滲漉于何不盡在乎詞翰倍所  
用心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糅  
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  
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  
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廬照隣人間才傑覽清規  
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己從之矣於是鼓舞其心發



洩其用八絃馳騁

一作驟

於思緒萬代出沒於毫端契將

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動搖大律宮商有奔命之勞  
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以茲偉鑒取其雄伯壯而  
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  
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取勢非鼓怒以為資長風一振  
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  
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  
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

慕久倦樊籠咸思自釋近則面受而心服遠則言發而響應教之者逾於激電傳之者速於置郵得其片言而怒焉高視假其一氣則邈矣孤騫竊形骸者既昭發於樞機吸精微者亦潛附於聲律雖雅才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妙異之徒別為縱誕專求怪說爭發大言乾坤日月張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長句以增其滯客氣以廣其靈已逾江南之風漸成河朔之制謬稱相述罕識其源扣純粹之精機未投足而先逝覽奔放之偏節

已滯心而忘返迺相循於跼步豈見習於通方信諫不  
同非墨程之過重增其故豈莊周之失唱高罕屬既知  
之矣以文罪我其可得乎君以為搗藻彫章研機之餘  
事知來藏往探賾之所宗隨時以發其惟一作文應便稽  
古以成其殆察微循紫宮於北門幽求聖律訪玄扈於  
東洛響像天人每覽韋編思弘大易周流窮乎八索變  
動該乎四營為之發揮以成注解嘗因夜夢有稱孔夫  
子而謂之曰易有大極子其勉之寤而循環思過半矣

於是窮著蔡以像告考文彖以情言既乘理而得玄亦  
研精而徇道虞仲翔之盡思徒見三文韓康伯之成功  
僅踰兩繫君之所注見光前古與夫發天地之秘藏知  
鬼神之情狀者合其心矣君又以幽贊神明非杼軸於  
人事經營訓導迺優游於聖作於是編次論語各以群  
分窮源造極為之古訓仰貫一以知歸希體二而致遠  
為言式序大義昭然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  
喪知吾道之未行循歎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

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晉代刪其詔命為百篇  
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興為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  
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  
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竊慕同為元經之傳未就而歿君  
思崇祖德光宣興義續薛氏之遺傳制詩書之衆序包  
疑舉藝文克融前烈陳群稟太丘之訓時不逮焉孔伋  
傳司寇之文彼何功矣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  
未終其業命不與我有涯先謝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

三年秋八月不改其樂顏氏斯殂義

賈誼鵬賦作養

空而浮賈

生終逝嗚呼天道何哉所注周易窮乎晉卦又注黃帝  
八十一難幸就其功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君平生屬  
文歲時不倦綴其存者纔數百篇嗟乎促齡材氣未盡  
歿而不朽君子貴焉凡勔及勵磊落詞韻鏗錡風骨皆  
九變之雄律也弟助及勛惣括前藻網羅群思亦一時  
之健筆焉友愛之至人倫所及永言存歿何痛如之援  
翰紀文咸所未忍蓋以投分相期非宏詞說潛然擘涕

究而序之分為二十卷具諸篇目三部盛作恨不序於生前七志良書空撰得於身後神其不遠道或存焉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九